

晋江网美籍华人写手十四夜唯美开山之作  
热读水晶心肝玻璃人的穿越智慧情感大戏  
十四夜\著

# 醉玲珑

中卷

九州山河 千里烽烟尘埃  
是非成败 弹指一笑风流

朝華出版社

完美的

今世爱情支离破碎以

后，宁文清无意间启动了九转

玲珑阵，回到古代，成为天朝凤氏氏族

女子凤脚尘，并卷入江湖与庙堂的纷争。一个

帝王的驾崩之谜，一脉皇族的混乱血统，一件上古

巫族的镇族之宝，精彩情节纵横交织。凌王之冷、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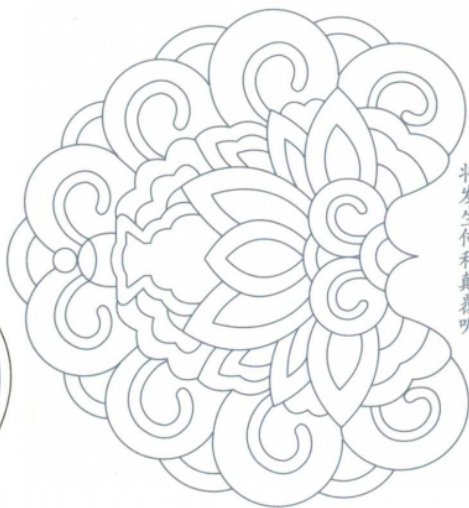
王之稳、湛王之雅、溟王之魅、十一之俊、十二之狂，

面对各样的情感攻势，脚尘如何选择？在接踵而来的皇位

争夺战中，脚尘又如何与四皇子于夜天凌并肩作战？而当夜天凌想

要隐居避世，她也会欣然同往吗？当九转玲珑阵再次启动，命运又

将发生何种颠覆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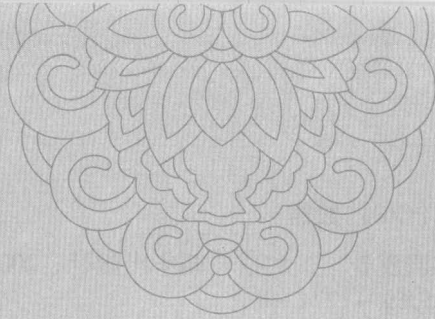


ISBN 978-7-5054-1774-8



9 787505 417748 >

定价：22.00元



# 醉玲珑

中卷

十四夜著

朝華出版社

ISBN 957-05-1411-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玲珑. 中/十四夜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7. 11  
ISBN 978 - 7 - 5054 - 1774 - 8

I. 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3551 号

醉玲珑. 中

作 者 十四夜

出版人 郭林祥  
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  
责任编辑 赵 明  
特约编辑 吴 燕  
责任印制 赵 岭  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 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 68433141 (编辑部)  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  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  
网 址 [www.mgpublishers.com](http://www.mgpublishers.com)  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208 千字  
印 张 18  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装 别 平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774 - 8  
定 价 22.00 元

## 十四夜

水瓶座女子，1981年生于山东青岛。现居美国波士顿，从事古董家具生意。对中国古典文化尤感兴趣，除了写字，爱好看书、散步、摆弄花草。

策划编辑·王磊

责任编辑·侯开明

特约编辑·吴燕

门子外埠  
Tel: 010-68122426





## 网友评论：

最喜《醉玲珑》给我的感觉，大到整体文章的氛围，小到人物的一颦一笑。即便是写山体嶙峋陡拔，水势波澜汹涌，也让我体会到：风骨。二字，更不要说文中个个精彩的人物，跃然纸上，起舞人间。

——顶上锅盖

从高中到现在，大学四年，工作三年(2010)，我的年龄都暴露了，七年了老女人了，汗颜啊，七年中看的小说不计其数，进群也只有《醉玲珑》，想买书收藏的，也唯有《醉玲珑》。

——姝女(洪儿)

和朋友探讨过人生，与亲友谈论过未来，嬉笑怒骂，久久不能平静。白日繁华尽退，夜色深入骨髓，乃至发梢，我静下心来来看大人的文字，笔锋间清远悠扬，似能引我无限遐思，又正如大人文间屡屡提及的幽咽。呵，我是在某个小说论坛发现大人的文，辗转追至晋江的。

——某猫偷偷滴猫过

悦读纪  
ENJOY READING ERA
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品牌  
www.girlbook.cn

# 目录

- 第一章·落花流水春去也 / 1
- 第二章·斗转星移奇算数 / 5
- 第三章·芙蓉帐暖度春宵 / 10
- 第四章·比翼连枝当日愿 / 14
- 第五章·善恶悲欢其心苦 / 21
- 第六章·千帆过尽长江水 / 27
- 第七章·一池波静小屏山 / 33
- 第八章·乱生春色本无意 / 40
- 第九章·等闲变却故人心 / 45
- 第十章·红绡帐底卧鸳鸯 / 49
- 第十一章·往来姻缘谁是非 / 56
- 第十二章·心痴至此意难平 / 61
- 第十三章·三千青丝为君留 / 68
- 第十四章·千古江流百回澜 / 76
- 第十五章·惊雷动地移山海 / 82
- 第十六章·三愿如同梁上燕 / 88
- 第十七章·但愿长醉不愿醒 / 95
- 第十八章·奇谋险兵定蜀川 / 101
- 第十九章·昨夜西风凋碧树 / 110
- 第二十章·却说心事平戎策 / 116

# 目录

- 第二十一章·不意长风送雪飘 / 124
- 第二十二章·断马斜风江湖剑 / 133
- 第二十三章·烟云翻转几重山 / 140
- 第二十四章·山河半壁冷颜色 / 145
- 第二十五章·山阴夜雪满孤峰 / 152
- 第二十六章·横岭云长共北征 / 160
- 第二十七章·轻笛折柳知为何 / 166
- 第二十八章·婉翼清兮长相顾 / 170
- 第二十九章·双峰万刃惊云水 / 176
- 第三十章·此身应是逍遥客 / 183
- 第三十一章·多情自古空余恨 / 190
- 第三十二章·黑云压城城欲摧 / 199
- 第三十三章·但使此心能蔽日 / 205
- 第三十四章·百丈原前百丈冰 / 211
- 第三十五章·满目山河空念远 / 218
- 第三十六章·人生长恨水长东 / 225
- 第三十七章·重来回首已三秋 / 232
- 第三十八章·边城纵马单衣薄 / 238
- 第三十九章·青山何处理忠骨 / 245
- 第四十章·一片幽情冷处浓 / 253
- 第四十一章·英雄肝胆笑昆仑 / 260
- 第四十二章·树欲静而风不止 / 269
- 第四十三章·子欲养而亲不待 / 277



## 第一章 落花流水春去也

韶乐悠扬，琴瑟和鸣。主婚仪官宣布谒礼毕，请王爷、王妃入内殿，卿尘随着交入手中的灿彩红绫往前走，突然远远传来一声通报：“湛王殿下到！”

只一停的功夫，一个温雅的声音由远而近，立刻便到了正殿：“四哥今日大喜，也不请我们看看新娘子的花容月貌？”声音淡朗，说得欢娱轻笑，韶乐声中，给这殿前更添热闹。

卿尘心中微紧，怀溱赈灾，连着楸、荣两江春汛疏治，夜天湛奉命监察，天帝并没有旨意召他回帝都，他怎么会此时到来？尚未待人思量清楚，平日里往来甚密的皇亲贵族已经一呼百应，闹着要看新王妃。

夜天凌清冷的眸子往众人身上一带，卿尘感到他回身过来，手扶在自己腰间微停顿了下。她敛眉，柔唇淡淡勾出抹轻盈的微笑，面前细细密密的珠帘轻挑，那笑便如同琼宇天光落在了众人眼底。

大殿中的哄闹顿然一静，卿尘大方抬眸，两痕秋水潋潋映着凤冠霞帔，妩媚明丽，从容中带着温婉，矜持里透着隽秀，如一朵娉婷清兰，绰约淡雅处偏偏慑人心魂。

而这清水眸光却只落向了一人。夜天凌薄唇噙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，亦看着她。

相对凝望，全不知身前还有一人已痴到了骨子里。

逆旨回京只为这一眼，夜天湛定定看着轻彩娇红中的人。

九翬凤冠，珠玉累累，半掩面前似水容颜，如隔重山深梦。广袖翟衣上繁复的花纹红得夺目，美得绝艳，似一片飘逸的红云，却化作利剑，瞬间猝没心房。

面上温文如玉的笑掩了锥心之痛，他起手斟酒，举杯勉强笑说：“我





来得匆忙，没备下贺礼，便敬……敬你一杯酒……”

一盏喜酒，斩不断理还乱。

卿尘看着夜天湛递来的金盏，眸子微抬，清澈里映出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容颜。

总有一日，你会把我当我。

曾几何时，早已忘却了前尘。

纠错爱恨，繁华一梦，今宵酒醒。那双俊朗如斯的眼眸却也从此印在了心中，刻上了今生。

她不想亦不能拒绝这杯酒，静垂的鸾红广袖微动，便要接过来。

突然身边伸来一只手，在她之前将酒杯接下：“多谢七弟，卿尘不善饮酒，这杯不妨由我代她。”夜天凌淡淡说着，将那酒抬头饮尽，照杯一亮。

夜天湛深深望来，笑容下复杂、隐忍、不甘、痛楚种种神情合成杯中苦酒，扬头时宽袖遮下，尽数随这辛辣烈酒呛喉入腹，抑回了心底。

酒入愁肠，深底里烧心地痛。

亲贵之中，夜天溟饶有兴趣地看着几人，脸上突然逸出抹妖魅冷笑，细眸轻绕上挑，也端杯道：“大喜的日子，不如我们也敬四嫂一杯？”兄弟闹喜堂，这在行礼之时并不稀罕，便是皇家规矩森严也难免。年轻的皇族子弟便有人跟着起哄闹酒，纷纷自案前举杯而起。

夜天凌眸底深沉，掠过丝冷然神情。十一早觉气氛微妙，方要设法阻挡，却见夜天湛剑眉一挑，回身一笑，抬手揽住夜天溟，挡下面前众人，俊朗笑容中带着几分薄醉：“还是咱们兄弟先饮几杯的好，莫要误了新人吉时，稍后再敬四哥不晚！九弟，你说可是？”

俊眸望去隐着丝微锐，静冷中和夜天溟无声对视，仍是那翩翩儒雅、玉树临风的湛王。卿尘静静望着夜天湛，看着他一如既往地袒护，心海波澜顿起。

夜天溟眼中魅光一动，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七哥说的也有理。”回身对卿尘端了端杯，倒也没再纠缠下去。

主婚仪官正怕这些皇子们闹起喜堂来不好收拾，见机忙再高喝：“入洞房！”

珠帘轻落，再度遮挡了卿尘的秀颜。夜天凌却将红绡微收，握住她的手往新房走去。卿尘知道他是怕自己不悦，丝丝柔情悄然盈绕，暖入了心底。

龙凤花烛高照，一室流光溢彩。

入了内殿，几个侍女托着金盘上前，伴着吉利话将五色花果撒入凤帐鸾榻，红枣、栗子、桂圆、莲子、花生，圆圆地滚动着喜气，藏入了各个角落。

待到安床过后，执事女官便请王爷王妃并坐玉案之前，将两人衣角牢牢打了个结。紫玉盘捧上如意秤，夜天凌伸手接过，轻轻将那道珠帘挑开，再放回盘中。

白夫人看着新王妃轻赞了声，红妆粉黛，只周身那潜定的书卷气，淡然而幽静，清隽而高洁，便叫人形容不出她的美。再看自家王爷，朗目含星，一身叫人仰视的俊冷潇洒，在这红烛下更添了几分难得一见的柔情。这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璧人。

纵已看过千回万回，夜天凌仍醉在那一瞬的抬眸中。

红烛微动，似是带出了流光四射的美，远远如旧梦前尘浮光若影，化作一缕幽香覆上他的心头。

金钗凤冠的华艳都不及那双眼睛，如秋水，如淡波，如清月，波光粼粼里带着点点温柔和羞涩，自细羽般的长睫下看向他。极静的，极轻的，似是一触便濛濛漾了开去，然那微藏在水色清光后的灵黠便这么一带，偏偏勾起心中深深涟漪，漾得人心口震荡。

执事女官手托金盘，将合卺酒跪送到身旁。夜天凌含笑取过那成双的镂雕青玉盏。

湿湿楚璞，既雕既琢。玉液琼浆，钩其广乐。

冰纹玉盏鸳鸯丝，柔柔绾做同心结，纤细如缕，却牢牢牵扯丝丝柔韧，跨过这万世千生山高水长，在大红的幔帐前生出枝叶缠绵的连理。

卿尘静静望向夜天凌，一抹灿亮炫目的笑在他的凝注下漾起，倒映在轻红如醇的美酒中。朱唇微抿，琼浆入口，是你中有我的盟誓，是同甘共苦的约定，似苦而甜，缕缕缠绵。

酒未沾唇已微醺，夜天凌只觉一道清凉甘冽带着胭脂的幽香直润肺腑，千回百转心神俱醉，忍不住轻轻抬手，将卿尘落在鬓角的一缕青丝挽起。

女官上前跪请了两道发丝，以五彩帛丝系成如意同心，笑道：“恭贺王爷、王妃，喜结连理，百年好合！”

白夫人带着几个侍女并碧瑶等亦贺道：“恭喜王爷、王妃！”说话间见晏晏在影壁外探头探脑的，笑说：“哎呀，这就等不及来请了！”

夜天凌微一叹气，站起来，眼光却始终没离开卿尘，只觉她是如此牵绕心神，低头柔声道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卿尘知道外面华宴张设，多少人等着他，轻柔一笑，亦殷殷叮嘱：

“别让他们灌酒。”

短短数字，激起万丈柔情，直如那朝阳旭日般喷薄而出。夜天凌几欲开怀畅笑，深深回头再看她一眼，方往前殿去了。



## 第二章 斗转星移奇算数

待到房中只剩下碧瑶，卿尘松了口气，由碧瑶帮着将那凤冠取下，去了沉甸甸的钗钿，只插一道紫玉呈凤华盛在发间。

碧瑶看了看，不依道：“郡主，好不容易梳的云髻。”

卿尘理着身前垂下的秀发，回头笑说：“坠得人脖颈都酸了，便饶了我吧。”

碧瑶拿玉梳替她理顺头发，抿嘴道：“这可是规矩，今日不能太素淡了，何况郡主成了王妃，得束发才行，哪能这样散着。”

一边说，手中轻巧地替卿尘挽着长发，自镜前挑了一双蝶翼穿花步摇，又配了缀玉细钿，坚决说道：“已经不能再少了！”

铜镜中映出个妆容清美的影子，步摇上盈盈颤颤的蝶须自发间流泻下来，韵致别样，妩媚动人。卿尘只得依了她笑道：“婚典的规矩你倒是比我都清楚，快说，是不是早想着出阁成亲了？”

碧瑶俏脸一红：“我还不是生怕今天错漏了哪样，郡主倒来取笑我！”

卿尘笑着放过了她，起身打量这新房，却见窗边摆着一株瑞玉水晶、一株落叶三星蝶，娴雅清致，都是兰中上品，随口说道：“这花开得正美，难为他记得，选了放在新房中。”

碧瑶“哎呀”一声道：“郡主可是没亲眼见着那鸾舆，竟全是拿兰花装扮的呢，满街的缤纷引得蝶舞翩飞，当真美不胜收。”

卿尘问道：“方才外面是什么样子？我在鸾舆上，什么都看不到。”

碧瑶帮她将沉重的喜服换作一身水红色贡绢轻罗流云纹裳，不停地将路上看到的场面说给她听。卿尘听到天都、平隶、怀深等地的百姓红绸铺地之时，微微愣住。当日治疫救灾，并没想有如此回报，却不料百姓都记在了心里。





碧瑶说到进了王府，“后面入了正殿，郡主都知道了，便不用我说了吧？”

卿尘无可避免地想起方才夜天湛那杯酒，静立着看了会儿窗外，说道：“碧瑶，你去趟前厅，悄悄带句话给十二殿下，让他无论如何今晚也要将七殿下送回怀深。”便是如此，天帝若真要追究起来，也足以降罪了。

碧瑶正将喜服收折好，颇有些不满地道：“七殿下方才……”

卿尘微微摇头，碧瑶撇嘴，稍后轻声叹道：“其实七殿下对郡主也是一片痴心，当时都说郡主是要嫁给七殿下的。”

“这话以后不要再提。”卿尘淡淡道，她不能违拗自己的心，就像他也压抑不了他的心一样。她能体会他的心境，却什么都不能给他。

碧瑶便去了前厅，她刚走，门外便轻轻传来笑声，原来是素娘同冥魔来了新房。

素娘给卿尘道喜之后说道：“天机府中设了宴，等着敬凤主和殿下喜酒呢，殿下既在前厅走不开，大家便要我二人来请凤主，不知凤主肯不肯去？”

卿尘笑道：“你们有心，我岂能扫兴？”说话间见冥魔一如既往漠然地站着，看向这新房的神情有些复杂的怅惘，目光落在她身上时，立刻便避了开去，像是在躲着那耀目的红妆。

卿尘望一望冥魔，举步向天机府走去。同是女人，她岂看不出冥魔对夜天凌那一心情愫？只是什么都能让，却唯有他，只能属于自己一个人，此生不二。

天机府中除了莫不平等七宫护剑使，陆迁、杜君述都在，还有上次未见着的几位，南宫竞、夏步锋、唐初、史仲侯，皆是夜天凌手下得力大将。另有善治河工水利的斯惟云，熟典籍博古通今的周镌和一位中年儒士左原孙。卿尘听这左原孙的名字有些耳熟，却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见过。

斯惟云正同陆迁在争论什么，左原孙亦在旁看着。一见新王妃，大家丢下话题都上前来贺喜。

卿尘知道能在这儿的都是夜天凌心腹之人，并不拘束，笑问道：“看陆迁愁眉苦脸的，在说什么？”

陆迁摇头笑说：“斯兄方才谈水利，给出了几道算题，正不得解呢。”他对斯惟云道：“今天是喜日，我改日再和你论断。”

卿尘无意瞥了眼他们划算的题，见一道是以数理形的“治河图”，一道是“双盏十箸算”，一道是大衍求一术，随口道：“陆迁，他这是诓你呢，这后两题好解，但第一题计算河中治水土石方数，若要解怕得用上月

余，谁能现下便解出来？”

“王妃也懂算数？”斯惟云是痴迷算数之人，立时便来了兴趣。

卿尘摇摇头：“只是略知一二，这治河图曾在先贤书中见过。”

“求教王妃何解这双盏十箸算？”陆迁文章绝天下，于算术上却欠精妙，这题已算了半晌不得解，颇不甘心。

所谓双盏十箸算便是后世数学中二进制与十进制之转换。卿尘以前数学便学得好，因为有兴趣，在宫中也常研究这些奇门算数解闷，当下执笔列了几个算式，将题开解。斯惟云虽早知题解，却从未见过这样精练简单的算法，看了半晌叹道：“妙解！妙解！然这治河图又如何？”

卿尘默想了会儿：“这要用演段法推算，虽不是不能解，但却颇费时日，现下是解不了。”

这题斯惟云已演算了多日，也知道非常繁复，当下作揖道：“改日定向王妃请教。”

卿尘笑道：“我也只是初窥门径，谈不上请教。”见斯惟云喜研算数，便道：“前些时候见了道有趣的题，你若有兴趣，不妨研究一下。”说罢在纸上列出一道天元算题来，此题一出，身旁左原孙忍不住道：“二十八星宿周天解？”

卿尘暗中奇怪，这题是她在宫中文澜阁收藏的一本《九周算经》中看到的，左原孙怎会知道？脑中突然一闪：“是了！《九周算经》之后有一章附论，将这二十八星宿周天解的题演出一列阵法，可是左先生的手迹？”

这《九周算经》本是当今圣上胞弟瑞王府上的藏书，圣武十九年瑞王因事获罪，流放客州死于途中，府邸被查抄后多数藏书流入宫中。左原孙当年是瑞王府首席幕僚，素有军中智囊之称，因事瑞王曾被收监三年，后来其人便不知所踪了。

左原孙垂眸看了看那二十八星宿周天解，面色微动：“多年前一时兴起之作，不想王妃竟知道。”

卿尘取了几道象牙银箸，一箸代表一千精兵，在桌上将阵法列出：“我对那阵法很是好奇，但有些许不明之处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”

南宫竞等人都是带兵的武将，于阵法多有研究，一同围上来看。

左原孙短暂的惊讶过后，依旧气定神闲，一袭长衫衬着鬓角略见的几丝白发，周身沉淀着闲淡的自信，立在桌旁，“王妃请说。”抬手将几支银箸挪动了位置。

卿尘见他移阵，凝神看去，稍后叹道：“左先生这三支银箸，将我要问的弥补了。”

“哦？”左原孙不禁看向她，“王妃先前可是要问那阵法几处破解？”



“正是。”卿尘道，“先前那阵法虽精妙，但却有几点死处可破，而如今想要破阵怕需费周折才行。”说话间她将几只嵌金的象牙箸取在手中，看似随意地摆放下去。

左原孙不语，手指拨动原先的银箸，阵法忽变。卿尘眉梢轻动，立刻撤了两箸。

左原孙道声：“妙！”手下再动，银箸围成的圆阵忽然开裂，形如鹤翼。卿尘却不以为惑，诱敌之计，若按鹤翼阵去破说不得便全军覆没了。

金箸兵马紧合，成八卦状而列，却暗藏机锋。左原孙微微点头，阵归浑圆，立时将金箸困在其中。

卿尘稍思片刻，以不变应万变稳稳周旋，几合之下，却有两路兵马忽往左原孙阵中巽门杀去。此处正是左原孙阵中帅位隐在，他嘴角一挑，合阵而成锋锐之势，众人只看得眼花缭乱心驰神摇，似乎这小小木桌化为纵横沙场，陈兵列马刀光剑影，一时惊心动魄。

如此不知过了多久，卿尘突然以箸点桌，笑道：“不行了，以此兵力只能自保，要破阵尚难，我认输了！”

左原孙抬头，语中透出些感慨：“王妃将在下逼得甚苦！”

卿尘看着那满桌箸箸，摇头道：“是先生承让，战场之中敌人岂会待我这般思量布阵？先生这阵势既来自二十八星宿周天解，待我请莫先生开解了几个星相上的问题，再请教先生高明。”

左原孙呵呵一笑，笑中亦带着几分爽朗，隐约透出当年戎马驰骋的豪情。夏步锋此时方从阵中回过神来，叹道：“不想一道算术也能化成如此阵势，今日当真见识神奇！”

“天数之中自与物合，夏将军可知这道大衍求一术的算题中也藏着点兵的学问？”卿尘笑问道。

“愿闻其详！”

“大衍求一术：今有物不知其数，三三数之剩二，五五数之剩三，七七数之剩二，问物几何？”卿尘将算题重复，随即铺纸润墨，笔走龙蛇，边写边道：“三岁孩儿七十稀，五留廿一事尤奇，七度上元重相会，寒食清明便可知。依此解算口诀，点兵之时，若兵卒以三三、五五、七七的阵势排列，默察阵势便可反推兵员总数，瞬间即知。”

杜君述不懂兵法，只看字赞了一声：“不想王妃写得一手好行书。若再锋峻些，竟和殿下如出一辙。”

卿尘笑着搁了笔：“这字当初便是随他学来的。”一边将那点兵之道细细说与夏步锋等人听。

道理听起来简单，但用起来却难之又难，必要有出神入化的心算才



行。几人之中反是不曾带兵却精通算术的斯惟云反复一推便得心应手。

过得稍会儿，南宫竞亦入其门径，演示几遍后，兴奋说道：“果然奇妙，兵贵神速，这点兵的法子甚是有效，当要好好研究才是！”

“南宫什么事大呼小叫的？”话音方落，门厅处传来夜天凌沉稳的声音。众人自一处抬起头来，才知看得专注，竟连夜天凌来了也不知道。

倒是冥魔原本望着外面出神，第一个看见夜天凌进来，先叫了声“殿下”。夜天凌点头，眼底似洒了片清冷天星，微微一抬，那星光便尽数落在了脚尖身畔，嘴角笑意轻荡。